**风雪图书馆**

**李雪莲**

雪夜，一片片雪花在路灯的映衬下格外灵动，而每每这个时刻，我都会久久地矗立于窗前，看着眼前喧嚣的城市，任凭脑海中反复现出那位陌生老人的背影，那背影渐行渐远却又挥之不去。

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，难得有一天空闲的时间，我决定去图书馆尽享“图书盛宴”，这样的天气，捧一杯热茶，持一本倾慕以久的图书，一定十分惬意。

早八点，图书馆的门外已经有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排队等待开馆，我站在队伍中，漫不经心地环视四周。一位没有排队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或是倚在门边发呆，或是转过身去把额头紧贴在门玻璃上向里张望，他佝偻的身形、焦急的神情、苍老的面容，这一切都让我心生怜惜。不由得仔细端详起他：他已年华垂暮，白发婆娑，一件黑色旧棉衣在腊月寒冬中极为单薄，就连那条蓝白格子的围脖也只有在我父母泛黄的黑白照片中见过。他一只手蜷缩在衣袖中，另一只手拎着一个红色的旧布兜。出于礼貌，我不得不从他的身上挪走我的视线，而再次环视四周。在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中，老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，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,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了他的与众不同。

半小时后，大门打开了，几十号人鱼贯而入，迅速“占领”各层楼的阅览室、自修室，瞬间隐匿在偌大的图书馆中。我找到一个僻静的阅览室，依窗而坐，捧着手中温暖的茶杯，很快便沉浸在了书海之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随即是“啪——”放书的声音。我愕然抬头，迎面看到刚刚门外的那位老人，他向我表示歉意，我冲他微笑，以示无妨。老人坐下，将格子围脖叠好放在一边，从随身的红布包里拿出一个放大镜放在围脖上，又拿出一摞大小不一的纸铺在桌面上，最后，从怀兜里抽出一支笔放在旁边。等等，这支“笔”其实就是一支油笔管，不，确切地说是用废纸卷起来粘上的油笔管。第一次见到这种笔，还是很多年以前，在父亲的桌子上。一瞬间，万千思绪将我拉回三十几年前，那时人们都很贫穷，当老师的父亲买不起油笔只能买一些红色油笔管批改作业，每次都是小小的我帮他一个个用旧报纸卷起，一个个粘好。“咳咳！”老人轻声咳嗽，这声音又将我从回忆中叫醒。他拿起桌子上最上面的一本书开始读了起来，在那一摞书中，我注意到每本书的书脊上都有＂法律＂二字。

此时，我已无法安心于自己的书中，因为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古稀老人专心研读枯燥的法律书籍？这个问题促使我一直关注着他。他拿着那支自制的笔不停地在纸上做着摘抄，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，让那一道道皱纹像是裂开了一样，异常清晰。

我起身续茶水，他在写；我累了，在图书馆里走上几圈，他在写；我去楼下餐厅吃午饭，他在写；我带着午后的倦意趴在桌上打盹，仍然可以听到对面传来“沙沙”的写字声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老人手中的纸卷笔管却已是换了一根又一根。

真正的震撼来自于老人起身找书时，我听到了来自鞋底与地面摩擦的奇异声音，循声望去，老人的身体向一侧倾斜着，一条腿在地面拖沓。那一刻，再也不能安心于书中，而是想着面前这位如此执着的老人，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？他到底经历着怎样的人生？这剧情我在心中构想了无数的版本，而每一个结局都会让我心生不忍。我面前的这位老人，在他的生命中有过多少欢笑、从容、幸福，又有多少耻辱、悲哀、愤怒……

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。而今天我所看到的却是一位无比坚韧的老人，他拿起手中书，握紧手中的笔，用单薄的身躯为自己维权。也许是带着一份无奈，也许是带着一份不甘，但是无论怎样，此时此刻，他令我心生敬仰。

即将闭馆，老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同时整理一下桌面的图书，艰难地起身，蹒跚着向门口走去。我目送他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房间的转角。我转过头去看向窗外，北方的冬季，夜幕总是会提前降临，在这个雪夜，刺骨的寒风也将随之扑面而来。而在街灯下，有一棵松树傲雪凌霜、无所畏惧，毅然挺立在风雪之中。